

今天早晨參加我們這一會，有三位新戒，剛剛受戒回來，這受了戒就是正式的佛弟子，不過我們自己要清楚明白，做佛弟子如果是我們一廂情願，佛菩薩並不承認，這個意義就差很遠了，所以受戒一定要明瞭戒律的真諦。佛法裡面常說「萬法因緣生」，佛法也不例外，因緣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條件，許多複雜的條件才現起的眾生相，「眾生相」這個名詞涵蓋了整個虛空法界。而佛教育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，整個佛法也就是將孝道發揚光大，到極處就是圓滿的佛果，所以《戒經》上常講「孝名為戒」。在上古，佛法雖然還沒傳到中國來，中國的古聖先賢對於這個真諦不能說沒有體會，儒家、道家，過去祖師大德們都說他們也是佛菩薩化現在中國，沒有說出這個佛教之名，可是確確實實他們的典籍當中有佛教知識，所以孔孟的教育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，對於社會有大利益。

佛滅度後一千年，佛教傳到中國，中國朝野跟來到中國的法師們接觸，彼此非常的歡喜，非常的欣慰，那就是大家同在一個基礎上，都是立足於孝道，這是佛法為什麼特別受到中國人的歡迎、愛好。儒家所講的，講得含蓄，講得比較籠統，而佛法所講的，非常明顯，非常細密，所以佛陀教育在中國的推行，沒多久的時間就超過孔孟的教育，對中國的文化，對中國的社會，對中國人的生活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，這是我們不能不知道的，特別是我們學佛的人，還要從事弘揚佛法的人，因此深入經藏、深解義趣就變成我們這一生努力的方向目標。

佛法本身區分為「教、理、行、果」，這是「四法」。「教法」，這是經典、講學，這是「教」。「理法」，「理」是理論，要

明瞭教學裡面所含甚深的道理，這個道理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也就是自己與自己生活環境的真相。這個環境展開，在空間上來講沒有邊際，從時間上來說沒有始終，正是所謂「橫遍十方，豎窮三際」，是一個整體，教經裡面所蘊藏的就是這一個道理，這一個事實真相。

明瞭之後要行，你看看我們在討論經教裡面，有一科叫「修法行事」，「修法行事」就是行經，要把它做到。行經就是戒經，所以你要問哪一部經是戒經？每一部經論都是戒經。任何一部經論裡面都有戒定慧三學，後人把它分為三藏，三藏是勉強而分的，如果嚴格，嚴格的分不出來，每部經論裡頭都包含著四分「教理行果」，既然包括「教理行果」，當然就包括戒定慧三學，你怎麼分法？所以古人分類，這不得已在這一部經裡面看看這個三學哪一部分講得多，從多來分。譬如這部經，「定」講得多的就把它分做經部，慧講得多的就把它分做論學，行法講得多的就把它分做戒學，經律論三藏是這麼建立的。哪一部裡面這三個意思都圓滿具足，但是確實有偏重，哪一邊說的多一點，這個是有的。嚴格來講的時候，每部經論裡面都具足三藏，都具足教理行果四法。

所以「行」就非常重要，我們要信其教，解其理，修其行，證其果，這個佛法就真正得受用了。「果」就是生活，過佛菩薩的生活就證果了，超凡入聖。從前沒學佛，過的是凡夫生活，現在入了佛門，過佛菩薩的生活。凡夫的生活是迷惑顛倒，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違背戒定慧，戒定慧的反面是貪瞋痴。戒破貪，定破瞋，慧破愚痴，反面就是貪瞋痴。與貪瞋痴相應的，凡夫生活，那個是搞六道輪迴的，那是搞三惡道的。佛菩薩的生活不與貪瞋痴相應，他與戒定慧相應，與戒定慧相應的，在十法界裡面是作菩薩、作佛。所以我們明白了，與戒定慧相應的生活是佛菩薩的生活，與貪瞋痴相

應的生活是三途六道的生活。那我們要問，我們實際的生活有沒有改變？沒有改變，我們還是在一起穿同樣的衣服，吃同樣的飲食，生活在同樣的生活環境裡面，這個沒改變，改變的是什麼？觀念改變了，意識形態改變了，苦樂改變了，迷悟改變了。

凡夫迷不覺，佛菩薩覺而不迷，迷的人在這個生活裡面有酸甜苦辣，有憂悲苦惱，他在生活裡頭要受煩惱的折磨。覺悟的人是心境平等的，遠離煩惱，遠離五種不正常的享受，苦、樂、憂、喜、捨，他沒有，所以他的生活是平靜的，他的心是清淨平等的，永遠保持覺而不迷，學佛的人跟世間人不同的在這個地方，這是很大的超越，從三惡道超生到佛菩薩的境界，獲得真實無量的福慧。

世間人一講到福報，一定是有很多錢，發財了，做大官了，以為這是福報，這個不是的，那是他不懂。佛法裡面講的大福是「知足」。我穿的再破爛，吃的東西再苦，知足，那就是大樂。於人無爭，於世無求，大福。你今天有億萬財產，你還有求，你沒有福報，你怎麼能跟人家無求的人比，比不上。無求，他到圓滿了。你做了帝王，中國古人所說的「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」，他還有求，他哪裡比得上一個出家貧僧，比不上。那個貧僧無求，圓滿了，你還有求，差遠了，這個道理幾個人懂得，這是福慧圓滿，前面是一片光明。人還有求，前途是一片黑暗，被無明裹在裡頭。無求的是無明破掉了，展現是大光明藏。一個是趣向一真法界，一個是走的三途六道，怎麼會相同？完全不一樣。

所以要信教，信教之後一定要明理，明理就是讀經，研究討論。道場無論大小，如果能掌握「四法」，信「教」、明「理」、奉「行」，後面就有證「果」，這個場所叫道場。這個道場裡面，弘法、護法的都要這樣做，都要深入經藏、深解義趣，那就如法了。如果說弘法的人做到了，護持的人沒做到，這個裡面就存在著矛盾

，就有隔閡，相處就相當困難，佛法的弘揚發展當然受到阻礙。所以學生在學校裡為什麼天天要上課？道理在此地。道場就是個學校，每天要講學，每天要上課，無論是弘法、護法，不能缺課，還得要認真努力去學習。能解不能行沒有用處，還不如一個能行不能解，有這種人。你叫他怎麼做，他依教奉行，道理他不懂，可是行久了，他就有悟處，他一樣能證果，證果，記住，就是過佛菩薩的生活，現前就過佛菩薩的生活，諸佛菩薩應化在世間，如是示現。這種生活就是給一切眾生做最好的榜樣，從事什麼樣的行業，過哪一種的生活，他都能過得很安穩、很快樂、很自在、很幸福，這就是同類同行的最佳榜樣。

你要問那到底要怎麼做法？《華嚴經》上五十三參做出一個樣子給我們看了，這五十三尊佛以男女老少、各行各業，示現這個樣子給我們看，他們表演的就是現實的社會現象。無論過什麼樣的生活，生於富貴的過富貴生活，生於貧賤的過貧賤生活，各個人安分守己，互助合作，展現社會的和諧，人與人之間的和睦親切，這就是世人最好的模範，最好的榜樣，我們應當要學習的。

經教的理論方法如果不能變成實際的生活，那這個經教就沒有價值。佛法稱為世出世間第一殊勝，就是它有圓滿的價值，它的功用效果都達到百分之百，沒有絲毫欠缺。世間的教學有許多用不上，像我們在學校念書念了那麼多年，學了那麼多東西，有幾樣我們生活用得上？有幾樣對我們將來在社會上謀生工作用得上？大多數都用不上，所謂「所學非所用」，那麼這個教學就不是圓滿的。雖然有利益，這個利益只佔百分之幾而已，不像佛法是圓滿的，真正是百分之百的受用，這是佛教育的殊勝。你要不會用，那你是對於經教不了解、不透徹，透徹明瞭，你就得到全分的受用。

歐陽竟無大師所說，「佛法不是宗教，不是哲學，而為今時所

必需」，這句話有道理，他這個話是在民國初年講的，距離現在八、九十年。近代英國歷史哲學家湯恩比，大概是在二十年前講的，這個不太遠，他講真正能夠解決今天世界的社會問題，唯有大乘佛法與中國的孔孟學說，這是出自於外國人之口，他這個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諸位知道天主教是決定不祭拜祖先的，在台灣那個時候天主教的樞機主教于斌，于斌在歐洲參加這個會議，聽到湯恩比這一句話，回到台灣來之後提倡祭祖。我們那時候感覺到很奇怪，天主教怎麼祭祖？原來是受湯恩比的影響，所以台灣天主教祭祖。一個人不愛祖先，怎麼會愛父母？不愛父母，怎麼會愛世人？哪有這種道理？這是儒家的教學。

中國的政治制度非常好，可惜沒有人去研究，大家把這個東西捨掉，丟掉了。我早年跟方東美先生，時常聽到方先生讚歎《周禮》，《周禮》要用現代的話說，周朝的憲法，周公制定的，周公為周朝制定這一部憲法。方先生說，如果周朝末代的這些帝王還能夠繼續不斷遵守這個教訓，周朝不會亡國。在中國歷史上享國時間最長的，周朝八百年。他這部東西好，方先生講，今天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憲法制度，都沒有辦法跟《周禮》比。我雖然聽方先生講了，一生當中聽他大概有十來遍，所以印象很深。《周禮》，我沒有研究過，也沒有讀它，「三禮」當中我只讀過《禮記》。儒家的禮跟佛家的戒律相似，在這個經典裡面屬於行經，那是要照做的。

我把方老師這個苦口婆心之話傳給你們，你們年輕，將來有機會看到這些書可以翻翻。這一些典籍都是文言文寫的，文字比佛經深得很多。佛經當年的翻譯，翻經的大師已經顧及到了，普及化，所以可以講是用當時的白話文，最淺顯的文言文。在中國文學史裡面稱佛經叫「變文」，是一種特殊的體材，所以佛經容易看得懂。你要拿起古文，像《古文觀止》，隨便哪一篇文章跟佛經來對比，

佛經容易懂。現在還有很多人，「為什麼不把佛經翻成白話文？」這已經是當時的白話文，你不是生在那個時代，你生在那個時代就懂得。所以為了大眾化、普及化，翻經的大師已經用了很多心血。

所以最重要的，我們是要明理，依教奉行，然後在生活上解脫了，遠離貪瞋痴慢，使我們的思想、行為、生活都與戒定慧相應，這叫學佛，這是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。而佛法的大根大本是在孝道，對孝道一定要有透徹的認識，明瞭後你才歡喜奉行，你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，為什麼要過這樣的生活，這樣的生活是正常的生活，這樣去做才是正常的行為。今天我們就講到此地，明天來跟大家說明「孝」字，這是世出世法的根本。